

义乌穆斯林宗教信仰现状研究*

季芳桐

内容提要：近年来，浙江省义乌市出现了大量的外来穆斯林商人。他们在宗教信仰方面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在“五功”、清真饮食方面，不仅能够保持原有的宗教生活习惯，而且自觉性程度更高。在教派门宦方面，大都淡化了彼此的区别，也鲜见教派门宦之活动。外来穆斯林的这些保持与变化，显示出他们继承和发扬了伊斯兰教的文化传统，适应了现代化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

关键词：宗教信仰 教派 现代化 清真饮食 五功

作者简介：季芳桐，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义乌是浙江省金华市下属的县级市，因小商品贸易而在全国乃至中东地区具有较高的地位。来此做生意的人群中，有3万中外穆斯林（中国占2/3，外国占1/3）。按照现有的统计数据，外国穆斯林主要来源于巴基斯坦、伊拉克、埃及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主要从事商业贸易等；中国的穆斯林绝大部分是外来的穆斯林，从事的职业一部分为阿拉伯语翻译、商人，还有部分为打工者。穆斯林来到这里，宗教活动是否能正常进行，信仰状况保持得怎样，是否发生了某些变化？带着这些疑问，笔者于2009年期间，先后两次去浙江义乌进行调研，收集了相关方面的资料。

一

义乌外来穆斯林^①人数较多，其来源地按照人数多寡排序：宁夏（37%）、甘肃（7%）、青海（5.8%）、陕西（3.3%）、河南（2%），其他为安徽、云南、新疆以及内地各省区。换言之，流动穆斯林以西北的宁甘青为主，其他省份为辅。流动穆斯林来这里靠什么为生？根据调查发现其职业主要是翻译（42%）、商人（22%）、打工者（17%），余下则是其他职业者，或者职业不固定。^②这批人来这里的时间绝大多数为4年以上，若是义乌小商品市场能够持续下去，他们仍将居住下去。初来义乌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清真饮食问题。在西部以及其他回族聚居区，清真饮食不存在问题，那边一直都有清真牛羊肉供应，也能按照伊斯兰教义进行宰杀、加工。现在来到江南，来到这个几乎没有回民的城市（按照20世纪50年代初期民族统计时的数据，这里仅有2位回民；按照2000年的统计，在户籍上的回民也仅有195位，相对于城镇人口91.3万的义乌来讲，所占比例极小），清真饮食则是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义乌原本没有清真牛羊肉供应，也没有清真餐饮业，本地的回民在饮食方面不大讲究，或者说，也无法讲究。可是对于外来的穆斯林而言，清真饮食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这不仅因为每天需要通过饮食维系生命，而是因为他们坚信：穆斯林的饮食必须遵守伊斯兰的规则或禁忌。在他们眼里，清真饮食习俗既是本民族的饮食传统，又是需要遵循或实施的宗教生活。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一部分穆斯林以此为契机，开设了各类清真店：有拉面的、有兼营炒菜的、有专营肉食供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zj008）“江南城市穆斯林群体宗教信仰现状研究”成果。

① 由于义乌穆斯林几乎都是外来的，故文中不一一注明。

② 本论文主要数据依据调查问卷而来。

应的，还有清真超市等。经过穆斯林自身的不懈努力，这里的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目前义乌市（即原来的稠江镇）清真餐饮店已经接近百家，拉面店亦有150家左右，加上清真牛羊肉供应点、清真食品店等，共计300余家从事清真饮食业。那么，经过几年的努力，穆斯林的清真饮食是否真的方便？

清真饮食是否方便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无效	3	0.7	0.7	7
方便	310	69.8	69.8	70.5
不太方便	111	25.0	25.0	95.5
说不清	20	4.5	4.5	100.0
总计	444	100.0	100.0	

调查问卷显示：有70%穆斯林认为清真饮食是方便的，可见，这里的清真饮食基本能够满足穆斯林生活需要。可是，尚有25%的穆斯林认为不方便。为什么？经过访谈调研发现，这部分人大致出于下列几种情况：其一，觉得自己饮食是方便的，可是儿童饮食却不方便。尤其是幼儿园，每天都要发点心之类的东西，小孩自制力差都会想吃，可发放的食品多数不清真。此外，中午吃饭，普通学校是不会为穆斯林专门准备清真饮食，若是中午没人送饭，小孩将面临饿肚子的境况。为此，义乌大寺的马春贞阿訇等3位政协委员曾提出议案，要求教育局解决穆斯林入托、饮食之类的问题。或者，请求相关部门允许穆斯林自己办托儿所，这样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上述各种问题。但是，按照相关规定，办托儿所不仅仅涉及饮食，而且涉及教学环境、教师资格、场地等方方面面，由于暂时无法达到办学的种种要求，故办托儿所之事被搁置了。要求学校解决清真饮食问题，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提议，然又缺乏实施条件。这里穆斯林儿童多而分散，就一个学校而论，来此就读的人不多，需要清真外卖的更少（有条件的多由家人送饭，外卖价格也高）。如此一来，由学校集中解决中午吃饭亦有困难。其二，这里的穆斯林工作种类不同，离开市区办事就难以解决清真饮食问题。往往中午这顿饭不吃，而早餐则多加点。正由于尚有这样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故有部分人认为饮食还是不方便。

作为一位非穆斯林或许会问，饮食禁忌能否放松一点，尤其是儿童中午在校吃饭能否通融？课题组也曾问过西北的穆斯林，而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不行。他们认为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是从清真饮食开始的，或者说，清真饮食是伊斯兰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坚持清真的生活，就不是一位真正穆斯林，并引穆圣话说：“一口不洁，废四十日功”。作为一位穆斯林怎么因饮食不洁而荒废宗教功修？！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在这批文化层次普遍较高的穆斯林人群中，遵守、坚守清真饮食规则不是盲目地跟风，而是自觉的、自愿的行为。从学理上看，这些人的遵循与坚守是有宗教根据的，无论《古兰经》，还是《布哈里圣训全集》，都有大量的篇幅涉及饮食规则或禁忌，这类规则或禁忌自然成为伊斯兰教教义一部分。在实践层面上，此类教义也化为中国穆斯林的饮食传统，即清真饮食习俗。所以，清真饮食是带有宗教性的，是穆斯林宗教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是否遵循清真饮食不是衡量宗教虔诚度的唯一标准，可毕竟是一个重要标准，若是连起码的习俗都不能遵守，还谈什么教门。课题组也了解到，来义乌生活以后，也有部分穆斯林（约占义乌穆斯林人群的10%左右）不能坚守清真饮食规则。从调查的情况看，这部分人多为中部、东部的穆斯林，而西北地区的少些。他们往往是遇到清真饮食店就吃清真，没遇见则在一般饮食店里用餐。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中部、东部的穆斯林在清真饮食的遵守方面不及西北，故而这批外来者也有着类似的情况。不过，大家都不愿谈论此事，偶然违反禁忌，自己也不会说，毕竟感到理亏，有舆论之压力。

二

教派、门宦在西部较为盛行，那里的穆斯林大多属于某一教派或门宦。在义乌，这些西北教派门宦是否仍进行活动？为此进行了调查：

属于哪个教派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无效	6	20.0	20.0	20.0
嘎底林耶	19	4.4	4.4	24.4
哲合忍耶	23	5.3	5.3	29.8
虎夫耶	33	7.7	7.7	37.4
格底目	35	8.1	8.1	45.6
伊合瓦尼	150	34.9	34.9	80.5
其他	83	19.3	19.3	99.8
误差	1	0.2	0.2	100.0
总计	430	100.0	100.0	

从上表可知，来义乌的穆斯林多有教派、门宦，人数最多的是伊合瓦尼，约占35%，其次是嘎底目，占8.1%左右，以后排序：虎夫耶（7.7%）、哲合忍耶（5.3%）、嘎底林耶（4.4%）。其他非教派的，约占19.3%。从访谈获悉，来这里的西北三省的穆斯林，有教派或门宦背景的居多，其他地区的较少，这与中国教派门宦分布基本一致。不过，这群人来到义乌以后，是否也将这些教派、门宦带了过来吗？或者说，这群人还以原籍的教派为中心进行宗教活动吗？为此，笔者走访了大寺的阿訇、寺管会的主任、副主任，又走访了义乌十一个临时聚会点，获得的信息是清楚的：教派门宦在义乌的活动几乎没有。课题组在这里访谈了许多人，下面一段对话较为典型：

问（笔者）：西北有教派、门宦之别，这里有吗？

答（一位韩姓的西安穆斯林，来这里从事翻译工作已近10年）：没有。起码，我没听到。我来自西安城里，那里没有门宦，教派似乎也是过去的事了。来这里后，遇到一些宁夏、甘肃的穆斯林，他们在老家是有教派门宦的，只是到了这里后，大家渐渐忘记了。因为，一、没有老人家，也没人想当老人家；二、同一教派的人很少，聚不到一起，就是能够聚到一起也没什么本门独特的功修等要说的；三、没有门宦存在环境，大家都是知识人，对于宗教生活方面的、礼仪方面的分歧等看得很淡，觉得没什么可争论的。你看大寺在主麻时，中外穆斯林怎么拜的都有，没有人计较这些，拜过了就赶快去做生意，从伊斯兰教“故乡”来的阿拉伯商人都是这样，我们还有必要计较一些细微的差异吗？来这里就是谋生活，找市场，不是来讨论本门派的教义、功修什么的。我们这里的功修就是五功，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功修方法。西北流行的苏非，这里很少见到有人修，因为做苏非的功修需要时间，需要经济基础。来这里的人最缺的就是时间，天天忙碌哪有专门的时间练习这些。

笔者曾经求证于其他地区的穆斯林，询问他们是否发生过争执，以及解决的方法和途径等。一般而言，在争执、冲突中，最易发现教派门宦活动的痕迹。义乌伊斯兰教管委会副主任、李经理告诉我们：“义乌这里是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外来穆斯林之间常因生意问题出现纠纷。例如，一位甘肃穆斯林在前面开了家拉面馆，青海人也要在这条街上开一家，甘肃的这位就是不同意，还去威胁。因为两家都是穆斯林，事情是由我出面处理。我认为这里开两家店彼此之间虽然会发生竞争，可是没有法律规定你开拉面馆，别人就不能开。如此一来，别人开也是合法的，没有理由禁止他人做生意。可是，甘肃的这位就是不答应，并同意赔偿损失，让别人迁走。青海的穆斯林一看这种情况，也同意迁

走,免得以后再发生矛盾。就这样双方只是在赔偿费用问题上协商好后,问题就解决了。其实,大家来这里找生活的,不是来找矛盾的,一般问题是能够协调解决的。像这样冲突的事件还有不少,大多都是经济纠纷引起的,是一般的民事事件,个别的发展为刑事案件。可是,这些事件与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宗教礼仪、宗教信仰无关。在这里因民族、宗教而引发的事件一件也没听说,更没遇到。”至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义乌教派门宦没有活动迹象,起码没有明显活动迹象。问题是为何在西部较为盛行的教派门宦在义乌却销声匿影?

首先,这里没有形成教派门宦的组织体系和环境。换言之,这里没有形成组织的条件与社区环境。一般而论,西部的教派门宦,是由教主(老人家)、阿訇、教民,三者构成一个教阶结构。在此结构中,阿訇地位比较特殊,是联系教主与教民的纽带,而阿訇的去留是由教主或总寺的阿訇决定的,故他们的言行多对教主或总寺负责。从纵向看如此,从横向看,西北农村的回坊或穆斯林社区为教派存在、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因为,穆斯林社区容易形成一种风气或一种约束机制。义乌包括所有江南地区既无上述教阶结构,也没有穆斯林社区(曾经有的在城市化改造中已经被拆迁)。这里的阿訇由政府 and 伊协指派,阿訇上对政府、伊协负责,下对穆斯林负责。政府不希望阿訇进行教派门宦活动,而穆斯林又都是独立的个体,在不同单位工作,住在不同的地区(社区),有自己独立的活动圈子(比如亲属、同学、同事、生意上的伙伴等),不大关注寺里的事情。从纵横两个方面看,这里都没有教派门宦存在条件。外来穆斯林一旦融入这个环境中,便与原籍的清真寺、回坊处于一种“相对”脱离状态,即慢慢地游离于原籍的教阶结构、回坊之外。如此一来,自然难以形成教派门宦的互动。

其次,义乌是一个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地区,外来穆斯林在这里打拼都是为了经济的获益,久而久之,人的观念也自然地发生变化。“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渐渐为穆斯林所认同。在这里民间的“英雄”已经不是阿訇或其他宗教职业者,而是教门好的成功的商人。笔者曾经去过一个青海人的临时聚会点,笔者注意到大家是围成一圈席地而坐,领我进门的阿訇是坐在较远的、靠门很近的地方,而居中心坐的几位似乎都是有一定地位的中年人。散会后,在一起交换名片时发现,处于圆圈中心的那几位都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某某公司的董事长。因为,这是一个宗教聚会,并非公司的招待会,来的人原籍都是青海的,工作则各行各业都有,而中心的人物是成功的商人,如总经理、董事长之类的。可见,在这里,人们认同的中心人物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是阿訇,而是成功的商人。课题组在南京调研时,也曾发现类似的情况:在南京开拉面的临夏河州人较多。其中有位拉面店的河州人因生意纠纷与青海化隆人发生矛盾,起因是在不到500米的地方又开了家拉面店。河州的这位老板觉得这样会妨碍自己的生意,彼此争斗起来,几乎发展为肢体冲突。可是,也无济于事。为了根本解决问题,河州人请出了同乡,一位河州大老板出面,化解了矛盾。大老板给了那位化隆人一些赔偿,让他走人。需要指出,这位最后出场的河州老板,并不是教派门宦的老人家,也非是原籍的阿訇,只是一位同乡,因为来南京时间较长,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热心公益事业,故在河州人圈里威望高,遇到问题大家都找他。总之,两地的情况都显示出,外来穆斯林来到南方以后,关注的焦点是经济,而认同的对象,或者说,民间英雄是那些教门好、生意成功的商人(同乡)。外来的穆斯林来义乌或南方以后,或许外在的宗教环境和内在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故而看淡了教派门宦以及教派的活动,纵然有人热衷这些活动,而和者较寡,以至于一般人并不感到教派门宦的存在。^①

^① 在调查的量表中,约有1.4%人认为尚有一些教派门宦在活动。其余大部分或是不清楚,或是认为没有活动。

三

“念”、“礼”、“斋”、“课”、“朝”五功,是穆斯林的一个基本功修,也是一项基本的宗教仪规。义乌的外来穆斯林在繁忙工作之余或之间,能否保持这一宗教功修,是衡量穆斯林虔诚度的一个重要尺度,亦是评价他们信仰状况的一个重要依据。来义乌后笔者发现,这里主麻礼拜的穆斯林非常多,约有6、7千人左右,这一数字占义乌穆斯林总数的30%~40%。这个比例远高于江南地区其他城市,比如上海外来穆斯林约有16万人上下,主麻来礼拜的3千人左右,^①占外来穆斯林总人数的2%。南京情况大致相同:南京外来穆斯林人数大约3万左右,主麻来清真寺的大约4百人(已减除本地穆斯林人数),也占其总人数的1%~1.3%左右。其余,杭州、苏州、无锡等地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为何义乌穆斯林参加聚礼的人数远高于其他地区?

笔者经过分析认为,义乌地方较小,是一个县级市,空间范围也仅仅是一个扩大的稠江镇,在这样狭小的范围内,聚集了3万多(相当于南京流动穆斯林的总数)中外穆斯林,因此易于形成较为浓烈的宗教氛围,也易于彼此之间的互动。而其他城市的空间范围相对义乌要大得多,纵然有相近的人数,但也难以形成这样的氛围和互动。其次,义乌穆斯林的文化层次比较高,其中不乏国内外的大学毕业生,而从事的职业多为翻译、商人(这两类人职业的人占穆斯林总人数的一半以上)。文化层次高,宗教信仰易于处于自觉地状态。江南其他城市的穆斯林多为打工者:或是拉面店的伙计,或是企业的工人等;其中绝大多数是小学毕业生,故信仰的自觉程度不及前者。再者,义乌清真寺交通便利也是一个因素。不过,相对于上述那两个原因,这一因素较为次要。

除了主麻之外,尚有每天的五番拜。五番拜情况如何?根据调查发现,在义乌这里除了大寺之外,还有11个临时聚会点(礼拜点)。这些聚会地点的面积大致100平方上下(大部分是一套单元房),租金除五爱、宗塘、端头、樊村这4个聚会点由大寺补贴外,其它各点均为居住在周围的穆斯林支付。这些聚会点(除五爱新村礼拜点外^②)供大家做五番拜用。礼拜的人群主要是住在附近,或在附近工作的穆斯林。一般来讲,小的公司、清真餐饮店大部分没有礼拜的场所,一些在汉族人开办的公司里也是一样。故而在这里供职的穆斯林每天的礼拜就选择这些临时聚会点。笔者采访了一处礼拜点,即红楼宾馆。这里由1位来自东北的阿訇具体负责。据他介绍:每次礼拜大约8、90人,信众国内外皆有,国外的主要是住在这旅馆里的巴基斯坦人,国内的主要为居住在附近的西北穆斯林。这位阿訇只是一个领拜的人,在主麻时,还得去大寺协助进行聚礼活动。笔者问道:义乌有11个临时聚会点,是否都有阿訇?答曰:“不一定,有的只是1个场所,时间到了就来拜一下。阿訇出身的人来这里做生意的很多,大家聚齐了,出来领拜一下也是常事。而且,阿訇也需要收入,这么多的礼拜点都有专职阿訇谁付工资?”这位阿訇还告诉笔者,除五番拜之外,他还处理一些日常事务,比如穆斯林家里生小孩、举行婚礼等,都得去协助。如此等等,事情也不少,其工资是大寺支付。义乌除了大寺、临时聚会点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礼拜的地方?就此进行了调查:

① 根据以往的数据分析,在江南地区,来清真寺聚礼的本地穆斯林与外地穆斯林比例为大致为30%:70%。

② 五爱新村礼拜点,实际是宁夏吴忠政府的一个服务窗口,叫五爱“阿语翻译活动中心”(有专人负责),有时接待毕业后新来义乌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并对他们进行贸易货代相关业务知识的培训。大家平时可随时来参加礼拜,还可以相互交流工作经验,提供招工等大量商业信息,也为一些刚到义乌没有工作、有困难的兄弟提供暂时的住宿。

在哪里做礼拜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无效	22	5.1	5.1	5.1
清真寺	254	59.1	59.1	64.2
在打工地方	29	6.7	6.7	70.9
在家里	125	29.1	29.1	100.0
总计	430	100.0	100.0	

从上表可知，尚有部分人在家里或公司里进行礼拜。笔者曾去过一家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单元的住房，里面是三室一厅，除了办公地方占二间之外，还有一间作为礼拜的地方。卫生间就是水房。据公司经理说，公司员工每天的五番拜在这里进行。周五的主麻，工作走不开的人，也在这里礼拜。从上述可知，义乌的礼拜点已经形成了大寺、临时聚会点、公司（家庭）这样一种格局：主麻时去大寺，每天的五番拜在聚会点或公司（家庭）。这样分布的状况，就充分保证了或满足了广大穆斯林宗教活动的需要。需要指出的是，义乌礼拜场所的分布格局，都是穆斯林自己努力的结果，都是他们在宗教生活中逐渐完善起来的，政府只起着辅助、配合作用。^①由此可见，他们对于宗教的自觉程度。除去礼拜之外，其他功修如何？下表一一进行了统计：从统计的数据看，90%的穆斯林是封斋的，87%的人封斋时间为一个月。于此可见，这一功修是能够坚持的。

是否封斋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无效	2	0.5	0.5	0.5
是	382	88.8	88.8	89.3
否	46	10.7	10.7	100.0
总计	430	100.0	100.0	

封斋时间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无效	3	0.7	0.7	0.7
一个月	374	87.0	87.0	87.7
半个月	5	1.2	1.2	88.8
不确定	48	11.2	11.2	100.0
总计	430	100.0	100.0	

交天课情况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无效	51	11.9	11.9	11.9
在本地交纳	61	14.2	14.2	26.0
交纳给老家	177	41.2	41.2	67.2
两边都交	141	32.8	32.8	100.0
总计	430	100.0	100.0	

① 当然，义乌大寺还是政府投资80万元，利用原来的场地改造而成的。

义乌缴纳天课的人虽然比较多,然而外来穆斯林把天课缴纳给老家的比例较大,约占41%,两边都交的占33%,只缴纳给本地清真寺的占14.2%。这些数据表明,就外来穆斯林而言,原籍(老家)还是有很大吸引力,但现在的居住地,也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认可,觉得两边的穷人都要帮助。当然,经济的宽裕也是一个重要条件,不然,囊中羞涩,哪有能力去帮助两边的穆斯林。在访谈中,有位来自宁夏固原的穆斯林商人向笔者介绍:每年都要寄上2、3万元回去,请父母帮助村里的穷人。父母一直生活在那里,哪家真贫穷,哪家急需帮助,他们都清楚,由他们去做自然更放心。当然,我也捐一些钱给义乌清真寺。据寺管会同志介绍,像宁夏这样教门好生意又成功的商人,在义乌还有不少,大家不仅缴纳天课,而且在国家人民受到灾难时,也积极出来支援。比如四川汶川地震时,这里的穆斯林捐款近4万元,^①其中不少人除了捐款,还捐了一些衣物、食品等。总之,他们在这里,一如《古兰经》所要求的那样:“信道,且行善”。

结语

宗教信仰本来仅仅涉及内在的精神或心灵,现在用调查统计的数据使之科学化、客观化,确实存在一定困难。当然,也并非不可能,本文就是一个尝试。笔者试图通过社会学的调查统计以及访谈等方法,客观地分析出义乌穆斯林信仰的真实状况。从相关数据以及访谈材料可以获知:义乌穆斯林在宗教饮食、宗教功修等方面,基本保持了原来的状况,甚至做得比在原籍所在地更努力、更自觉,只是在教派门宦方面的意识淡化了许多,认同的对象已经发生了变化,目前认同的对象主要是经济成功又能坚持宗教功修的穆斯林商人。换言之,义乌穆斯林宗教信仰并没有因忙于经济活动而弱化,也没有因清真饮食不便而不坚守。当然,信仰也非一成不变,教派门宦意识的淡化,认同对象的变化,就是一种变化。只是这种变化发生得较为自然、较为缓慢,以至往往不被人们所觉察。义乌穆斯林的信仰以及变化的现状,带来了几点启示:其一,伊斯兰教文化与现代化是能够互相适应。从根本上看,文化是以人为载体的,若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比如穆斯林一当到了新的、现代化的环境中,信仰就变得弱化,变得趋于消亡,这类文化能否适应现代化便成为疑问。义乌穆斯林的情况恰恰相反,穆斯林所从事的职业多为于现代的商业、海运业,而信仰的状况不仅能够保持而且变得更加虔诚。这就足以证明了,穆斯林是能够适应现代化生活,而伊斯兰教也能够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其二,义乌穆斯林信仰的某些变化,比如教派门宦意识的淡化、认同对象的变化,与市场经济的发达,可能互为因果。然不论怎样都是有利或有益的,即它既有利于穆斯林内部的团结,有利于多元的价值取向形成,也有益于义乌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三,义乌穆斯林的宗教信仰的保持与发展是自然、自发的,并无政府的“外力”的作用。具体来看,这批人来义乌以后,原居住地的政府没法进行引导,而义乌的各级政府机构也没有进行过干预,政府基本是“无为而治”。相对于胡乱治理,“无为而治”有可取的一面;相对于积极的、负责的管理,则又显得消极,不作为。故政府的“适中”管理最为重要。义乌穆斯林的宗教信仰现状以及启示,对于我们探讨外来穆斯林较多的其他江南城市乃至其他地区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政府在民族宗教方面的管理经验或教训也有较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 李林)

^① 根据义乌所穆斯林提供的汇款单,捐款金额是39675元。